

## 財富第五波

時疫困在宅裏，找本書來隨便翻翻，名曰《財富第五波》，書的內容與現今我們熱議的康養新產業不無關係，常言道「千年文書好合藥」嘛。在新冠病毒面前，不管財富多寡，想來想去還是健康最要緊。

這本書開卷有益，作者鼓勵大興健康新產業，對於我們復業復市應該說頗有啟迪。如果筆者沒記錯，早在二〇一五年「健康中國」就寫進國家工作報告中。去年六月下旬從網上看到復旦大學舉辦過「首屆中國文旅產業創新融合發展高峰論壇」，與會者倡導文旅與康養融合發展，這將可形成高達十萬億的支柱產業。筆者的資訊卡片還摘錄過國務院二〇一七年五月批准出台的《關於促進健康旅遊發展的指導意見》，指出二〇二〇年要建設一批各具特色的健康旅遊基地，要形成一批健康旅遊特色品牌，要推廣一批健康適應不同區域點的健康旅遊發展模式和典型經驗，要打造一批國際健康旅遊目的地，這樣，二〇三〇年有望基本建立起比較完善的健康旅遊服務體系。上述說到內地的健康旅遊之基地介

自由談  
姚榮銓

紹、品牌營銷、發展模式和典型經驗之推介宣傳，我們港澳兩個特區旅遊專業人士和機構不就大有文章可做，近水樓台先得月？今日成為大熱門的康養產業規模相當大，在發達國家佔到GDP百分之十五，而我國僅佔百分之六左右，所以任重道遠，大有空間去發展的。有人就開發類型舉出十來種，諸如文化養生型、長壽資源型、中醫藥膳型、生態養生型、養老綜合型、度假產業型、體育文化型、醫學結合型等等。如此名目繁多，讓筆者想到了本港主柱重頭產業的房地產開發商們「條條道路通康養」或許可以有多種轉型的選擇，不必把自己困牢手腳在住宅、商場、寫字樓老三樣裏「作繭自縛」矣。再說國際上對於健康產業也是多元化多渠道的。一般說政府的資金支持居多，有不少保險公司投資，當然房地產企業、民營養老機構也會積極參與，銀行、股市融資也會有，營利性基金也少不了，境內外財務投資者，以及公益性慈善機構和社會福利基金等等。看來，這個「財富第五波」前景不可限量。

閑旅人  
陳劍梅

據聞西方發達國家正醞釀向中國就新冠肺炎疫情索償，筆者與一位在某西方國家任職醫療界別的專業人士好友都感覺大惑不解，昨天閒聊話家常，談及感受。朋友自問非常愛國，卻不能認同某些民眾的思辨邏輯，因為該國的疫情明顯乃由歐洲鄰國輸入。其國於二月的時候廣聞亞洲疫情嚴峻，但他們的政府卻沒有採取任何措施，這絕不能怪罪一直努力抗疫的中國。後來該國疫情廣泛爆發，政府也沒有積極進取的措施，朋友看來這要怪罪他國就是很難理解的了。

筆者認為朋友所言乃關「本分」，主張國人安守本分，互相守望；大家合力使

## 本分與本事

疫情受控，就是另一種事叫「本事」。「本事」就是分內必須辦得好的事；「本分」乃是天賦的責任。我不明白上述的還有西方其他國家的一些人，為何都繞過了自己的「本分」和「本事」，在生病的時候，費勁地追究沒有直接把病疫傳給他們的別國呢？

筆者的外國朋友慨嘆，不知道自己的國家何時變成Dumb Blonde（金髮蠢人）。她在臉書上發表了一首诗，她表示無論自己的國家變成怎樣，她都深愛着這個家園，願意死在「美人」的懷中。他們全國現在每天仍然有四位數字的人數確診染疫，政府鼓勵醫護人員在醫院中重用保護衣，因為他們說明國家沒有能力在國內縫製這類產品。可是朋友仍然樂觀，她說他們的疫苗已經進入人

體測試的階段了，希望在這一個範疇上自己的國家能對世界疫情有所貢獻。

他們的疫情剛開始緊張時，我已經特別問候從前大學的導師教授。她退休在家，我仍然非常擔憂。她回覆我的時候說，他們抗疫的資源不足，沒有辦法，只好盡量避免接觸人群。她反而擔心我，還說他們浪費了中國爭取的抗疫時間。那時候我完全不明白她的意思，現在了解了。她的意思就是說，他們錯過了黃金抗疫的時機。其實外國還有很多人都是非常理性的，我相信他們不會接受自己國家對別國施行「八國聯軍式」的「斂財」手段。

我們這一類善良守禮的人，實在沒有什麼驚天動地的方法拯救萬民。可是我們都願意真誠地安守本分，還有餘力便去幫助別人，其他的事情我們想不透。

## 貓的故事



▲貓是人類親密的寵物伴侶

資料圖片

在她的記憶裏，夜半總是能聽到野貓廝殺的聲音。那才是這些小獸的常態。

所以，這個城市一直流傳着傳說。說龐大的野貓，在飢餓的狀態，甚至會以嬰孩為食。我們的一個鄰居家的孩子，被咬掉了鼻子。我的小妹顯然被這種傳說嚇破了膽。她看見芒果站立在我與狸貓之間，渾身的毛已經支棱起來，喉頭發出低沉的吼叫。因為牠身上的毛簌簌地顫抖，體型也因此闊大了一倍。而那隻狸貓猶豫了一下，並沒有去意，只是將尾巴揚起，圍着我與芒果兜起了圈，在迂迴中靠近。芒果終於臥低，身體彎成弓一般的形狀，忽然將自己像箭一般射了出去，一口咬住狸貓的脖頸。兩隻貓開始激烈地打鬥。這時候小妹才愣過神來，急忙將我抱下了樓。

當大人們重新回到了閣樓上，一邊責備着小妹的失職。暮色低垂，室內一片昏暗。野貓已經不知去向。他們看到房間的床上和地上，到處都是蓬鬆而散落的貓毛。芒果靜靜地趴着，正用嘴巴舔舐自己的前爪。那前爪和眼睛流着血，已經凝成紫色。

外公用紅汞水，為牠消毒。然後狠狠嘆一口氣。說，芒果這是用命來搏啊。看看，眼睛都差點給咬穿了。母親懷着感激的心情，抱着我去堂屋的貓窩看牠。牠蜷縮着，看到母親懷中的我，停

止了動作，溫柔地發出了「喵」的叫聲。然後站起來，一瘸一拐地走過來，用頭蹭一蹭母親的褲腳。母親蹲下身。牠端詳了我一下，然後抬起頭，舔一舔我像黃豆大小的腳趾。

後來，當芒果稍好了，牠就日以繼夜地守在了我的身邊。牠的一隻眼睛，已經看不見了。但另一隻眼睛還保持了十分的警覺，只要陌生人接近，喉嚨裏就發出戒備的聲響。鄰居們都漸漸知道，我們家裏有一隻比狗還要兇的獨眼大貓。孩子們都很怕牠。但據母親說，牠唯獨對我保持着分外的溫柔。牠窩在搖籃裏，將身體緊緊蜷裹着我，像是對一隻小貓。眯着眼睛，耳朵卻在機敏地顫動，留意着周遭的聲響。而我也似乎享受於牠的溫暖和氣息。我是個好哭的孩子，每每沒來由地嚎啕，大人們抱着哄着都沒有用。但唯獨芒果臥到了我的身邊，喉頭發出了「咕嚕咕嚕」的聲音，我便立即停止了哭聲，氣息均勻地沉沉睡去。而芒果，便再也不離開我。用一隻眼睛凝神看着這個嬰孩，寸步不離。

這段有關我嬰孩時的記憶，在我頭腦裏已了然無痕。但我的母親會一遍遍地講述。幼童時的我，對這隻醜陋而年老的橘貓，並無特別的好感。只記得牠的毛色雜亂，有多處的脫落。而且有一隻失明的眼睛，裏面長年積聚了眼屎。牠很兇悍，但似乎對我格外親近。而我也是下手無輕重的孩子，有一次在玩鬧中揪着牠的耳朵，牠終於想要掙脫，情急中用爪子在我的手上撓了一下，留下一道血痕。大人們在我的哭聲中到來，驚慌地喝退牠，打牠。芒果並沒有離開很遠，遠遠地站着。半晌後，才怯怯地，慢慢走過來，繞着我，試探地用嘴巴拱拱我，舔一舔我的手。

我再大了些。母親告訴我，在我出生的那個正月。芒果產下了三隻小貓。歷來，「春貓子」都要經受氣溫與體質的考驗。大約是那個冬天格外的冷。春寒料峭，三隻小貓竟然都沒有活下來。最後一隻，是在我出生的那個月份死的。芒果對着小貓僵硬的身體，守了整整一夜。外公埋進了花園裏，半夜牠又刨出來，放在了貓窩裏，用自己的身體暖着，直到那小貓發出了難聞的氣味。

(一)

## 栗子大街八十六號

柏林是一座深不見底的城市，多元文化在堅硬的混凝土建築下暗湧碰撞。它像一艘有着複雜紋理的太空船，像一座向所有人熱情開放的魔幻島，也像是一個可以容納各種文化、政治和社會運動的實驗室。

一九八九年柏林牆的倒塌促進了城市中的人口和資本流動。東德居民紛紛湧向西德，資本主義則從西向東入侵，從而導致大量房屋和工廠被廢棄。這些空屋隨後被年輕人佔領並用為住所和藝術創作基地，除此之外，年輕人還在這些空屋中發展出了蓬勃的公社文化。位於栗子大街的八十六號公社便是那個時代的典型產物。

我喜歡在夏夜裏的栗子大街上散步。這裏有着連綿不斷的活力和歡聲笑語，酒精、音樂和閃爍的霓虹燈交織在一起。在這樣一條充滿新潮感的街道上，有一座建築孤獨地佇立着，顯得與周遭格格不入。在昏黃的燈光下，建築外牆上的銀色鐵質標語——「Kapitalismus normiert, zerstört, tötet（資本主義統一化，毀滅，殺戮）」清晰可見，昭示着居住者的鬥爭精神。這座高大又沉默的建築就是八十六號公社所在地。在柏林牆倒塌後，這裏開始被同性戀者、反資本主義者、藝術家等佔領，非盈利畫廊「Galerie Walden」和其他組織也曾借此地舉辦活動。栗子街八十六號之所以被稱為「公社」是因為公寓裏居民採取公社模式組織生活，他們共同使用食物和資源，共同組織活動、實施項目。為了維持這樣

域外漫筆  
天愛

厚塗鴉的大門，走進寧靜的長廊和庭院，目之所及皆是色彩斑斕的塗鴉畫作、稀奇古怪的小手工藝品、廣告和日常用品。藤蔓在建築的角落處野蠻生長着，在斑駁的牆壁上攀爬着，營造出生動又頹廢的氛圍。栗子大街是柏林最受歡迎的街道之一，但是八十六號公寓確實是一座孤島。這裏的居民和生活從來都不是主流社會的一部分，但是這份與眾不同更突顯出八十六號存在的珍貴。它堅硬、反叛、帶着朋克藝術美的外殼下藏着一個「已經消失的柏林」。東柏林的共產歷史成為了書中的文字，層出不窮的社會運動和社會實驗變成了過去時，資本主義標註下的新時代吞噬了舊時代。如今的柏林前衛又平和，這樣的平和又是建立在平庸化的基礎上的。但是當人們路過栗子街八十六號，他們便能感受到資本主義並不是無孔不入，因為依然有些人在堅持追尋着非主流的理想生活。

這就是我認為八十六號公社有着非凡存在意義的理由：柏林的自由開放源於它對非主流觀點和次文化群體的包容，八十六號公社就是很好的證明。它見證了柏林人特立獨行、追求自我、頑強抗爭的自由精神。

如是我見  
魯力

## 隔離十四天

因為商務的關係，我必須回一趟福建。現在出外旅行，最頭痛的事就是坐飛機。由於飛機是冠狀病毒可能的傳播空間，旅途中的防護已成為第一位的難題。看到之前網上瘋傳的本港留英學生逃離英倫的照片——在擁擠的機艙內，一個個穿着連帽防護衣，戴着口罩和護目鏡，模樣滑稽。沒想到這一幕也在我身上重演。於是，我也戴着N95口罩、眼戴外科用護目鏡、套上手套，最後披上一件雨衣，登上了飛機。一個多小時的飛行，人人都戴着口罩，機艙裏鴉雀無聲，一片靜謐。這一路上的風險與擔心，正應了清朝吳研人在《糊塗世界》中的一句話：「心裏忐忑不定。」

終於，飛機降落在福州。下機後，白色的防護服，閃爍的警燈，戴着口罩的人群，真有點像電影《世界末日》的場景。我被安排住在靠近福州住家的酒店隔離。十四天的吃住，每天二百二元，共收取了三千零八十

元人民幣的費用。酒店是一家快捷式的連鎖酒店，房間還算乾淨、實惠，洗手間整潔寬敞。房間裏電視是三十六吋的，網絡免費、暢通。這就是我在十四天的「隔離皇宮」，那顆不安的心總算放下了一半。

《史記·酈生陸賈列傳》曰：「王者以民人為天，而民人以食為天。」要能在隔離的酒店熬下去，一日三餐如何真的是很重要。我看了網上這家酒店的訂價，大床房間一天一百八元。這就是說，這十四天的隔離生活，每天的伙食費是四十元。對於「食」，我已開始步入老年，飲食偏清淡，一日三餐極為簡單。所以，在隔離期間，我自自然對飲食方面不太挑剔。隔離酒店的早餐十元：兩個小麵包，一盒牛奶，一個煮雞蛋。我對酒店的麵包實在不感興趣，頭幾天吃自己從香港帶來的麵包，後面則是吃親友送來的法式麵包。中、晚餐是十五元，一個飯盒，幾片肉、一片豆腐皮、半個滷蛋，幾棵菜。這裏

的米飯還算可口，大概一半的飯菜就足夠我果腹。不足之處是，每餐飯送到時都是不熱的，在房間裏也無法加熱，吃的都是冷飯，胃有些不舒服。不過飯後還好，吃一、兩個親友送來的水果，再喝一杯熱騰騰的白咖啡。當你閉上眼睛，聽聽音樂，恍如又回到李白的詩中：「蘭陵美酒鬱金香，玉碗盛來琥珀光。」

住在被隔離的酒店，管制級別應當等同於「雙規」，不能出房間門，不能會客，大門口有警察二十四小時值班。在隔離期間，最重要是要保有一個平和的心態，懂得在封閉的空間裏自尋其樂。我在這個十平方米的房間裏，調適的還算好：每天上網、看看電視、聽聽音樂、散散步，打打電話，與朋友聊聊天。倦了，沖個熱水澡，閉上眼睛。天一亮，新的一天又開始了。星雲大師說過：「自由與不自由，完全在自己的一念之間，心隨境轉則不自由，心能轉境則能獲得大

自由」。

終於「出獄」了，離開了這個熬了十四天的十平方米空間。在走出賓館外的那一瞬間，我當時覺得空氣中有股暖風輕輕吹來，風是香甜的，那是自由和健康的味道。被強制宅在賓館裏的日子當然不會讓人愉悅。雖然賓館的吃、住和服務還算過得去，但那種被控制自由的感覺多少會令人不爽、焦慮。其實，按照當地的新政策，在住滿七天之後，你若無不適感覺，在做過新的核酸檢測、照過CT之後，是可以申請在後面的七天進行居家隔離。但我並沒有選擇離開這裏，出去居家隔離。因為，我相信，住在這裏是最安全的。

每天我都會打開電視看看疫情新聞，見到中國的疫情已經得到控制、好轉，看到美、歐等國還在爆發、擴大，我慶幸生活在中國的土地。身臨其境你才能明白，在病毒肆虐的亂世裏，這裏才是最安全的地方。